

刘琅 桂苓 / 编
GANDONG BAINIAN

感动

20 世纪的记忆

百年

情感卷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我是在这歌诞生许许多多年之后才第一次听到它，但听到它的感觉，却像是这歌刚刚诞生，仅为我这一代人而诞生，每一次想到这个事实，我都会被自己的讶异绊动一下。《五月的鲜花》是一首创作于战争年代(三十四十年代)的歌，但它却有一种在和平中追忆的调子，很多年之后去追忆从前的调子，所以没有了硝烟，没有了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一望无际的田野，一望无际的绚烂，一望无际的、追念的人；后来者怀着像这片鲜花一样一望无际的无限的缅怀，去追忆那些为了民族的延续献出自己生命的过去了的逝者。“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多么平常而又触目的形象！在同一片土地上，过去的时间过去了，过去的血迹消失了，现在是鲜花，一大群孩子结队而来，白衣胜雪——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是和平的，他们是洁白的，他们是宁静的，他们是甜蜜的，而对过去怀着纯静的敬仰，而这纯静中还包含着一些些的无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种战争之后的寂静、动荡之后的和平、浩劫之后的安宁，如春天清冽的大气般充塞了天地，也充塞了人的心。

感动百年

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

1267

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

感动百年

GANDONG BAINIAN

上
情
感
卷

刘琅 桂苓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动百年/刘琅, 桂苓编.-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5.7

ISBN 7-5057-2094-5

I. 感... II. ①刘... ②桂...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5794号

书名 感动百年 (上、下)

编者 刘琅 桂苓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规格 635×965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690千字

版次 2005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1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7-5057-2094-5/G·198

定价 6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一 情感卷

怀念萧珊 / 巴金	3
赋得永久的悔 / 季羨林	14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季羨林	18
梁漱溟先生 / 张中行	27
寿则多辱 / 张中行	31
三松堂断忆 / 宗璞	36
晚年的宁静 / 刘梦溪	41
旧曲 / 王鼎钧	44
遥寄张爱玲 / 柯灵	47
落鸿孤烟渔樵话 / 苏炜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 / 苏炜	55
我吻女儿的前额 / 阎纲	72
中年是下午茶 / 董桥	76
书桌 / 冯骥才	78
林中速写 / 张守仁	84
晋祠 / 梁衡	86
祖槐 / 李存葆	89
我与地坛 / 史铁生	122
清洁的精神 / 张承志	139
一个王朝的背影 / 余秋雨	150
苏东坡突围 / 余秋雨	167
融入野地 / 张炜	180
在苍凉 / 刘烨园	193
自己的夜晚 / 刘烨园	200

感动百年

GANDONG
BAINIAN

录

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 / 苇岸	205
大地上的事情(节录) / 苇岸	212
听听那冷雨 / 余光中	221
鬼雨 / 余光中	227
草原长调 / 韩少功	234
留下的，留不下的 / 李锐	242
巩乃斯的马 / 周涛	246
午夜之门 / 北岛	251
逼视的眼神 / 张承志	266
女兵墓 / 王宗仁	272
鬼话 / 杨炼	276
草戒指 / 铁凝	280
牡丹的拒绝 / 张抗抗	284
丢失的草地 / 冯秋子	287
煎饼花儿 / 马瑞芳	292
下雨的时候 / 筱敏	298
干杯吧，托玛斯·曼！	
——谈放逐中的写作 / 龙应台	301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 何向阳	310
世界性的土豆 / 桂苓	317
通向天国 / 赵玫	320
永胜小镇 / 海男	325
对一本书的触摸 / 黄倩娜	329
五月的鲜花 / 李皖	332
黑暗中的亮丽 / 韩石山	339
丑石 / 贾平凹	344
秦腔 / 贾平凹	346
绝版的周庄 / 王剑冰	353
昆明的日常生活 / 于坚	355
丽江的荒 / 于坚	361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 / 刘亮程	364
阿拉干的胡杨 / 高建群	369
底层 / 蔡翔	374
悲悯的档次 / 大卫	383
潘家园的佛 / 马明博	386
甘丹寺看晒佛 / 李紫枝	392
大地湾遗址 / 叶梓	395
感遇与怀想 / 黄玲君	401
小酒馆 / 许知远	407

二 思想卷

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 朱学勤	413
小概率事件 / 朱学勤	422
思想史的反思与断想 / 野鹤	442
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 / 丁东	450
打捞民间思想 / 丁东	454
最是文人不自由 / 葛兆光	465
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 陈思和	474
清华园里可读书? / 曾昭奋	479
清华园里曾读书 / 资华筠	482
第十二座雕像 / 曾昭奋	490
学者的人间情怀 / 陈平原	495
即将消失的风景 / 陈平原	501
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 / 陈平原	507
失踪留下的思考 ——也谈六八年人 / 吴小龙	516

感动百年

GANDONG

BAI NIAN

一九六八年五月，或，为我叹息 / 王昶	524
飘逝的是永恒的 / 王岳川	532
这一代人的爱和怕 / 刘小枫	540
记恋冬妮娅 / 刘小枫	548
时空所捕获的人质 / 刘心武	558
日常生活的历史 / 雷颐	566
智慧的诞生 / 周国平	575
幸福的悖论 / 周国平	583
我和“北大诗人”们 / 洪子诚	590
怀念 / 西川	595
形而上死 / 李超	600
火车站，小姐姐…… / 王家新	607
姐姐 / 毛尖	613
春天的超度	
——纪念一个人及一个时代 / 燕子	618
周扬的目光 / 王蒙	627
沉默的大多数 / 王小波	632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 王小波	643
中国式生存 / 曾德雄	648
中国人的素质及其他 / 曾德雄	652
坐稳奴隶的三重境界 / 王毅	659
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 王怡	663
成年礼 / 筱敏	667
词的命运 / 筱敏	675
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 / 盛洪	686
大荒原上追“过客”	
——为什么陪鲁迅一辈子 / 张梦阳	692
千古一问 / 裘其拉	703
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	
——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 吴小龙	706

感动百年

GANDONG
BAI NIAN

目 录

觅渡，觅渡，渡何处？ / 梁衡	716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 李辉	721
深酌浅饮“三家村” / 李辉	729
傅雷之死 / 狄马	739
学士九百年 / 张五常	748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 葛剑雄	754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 张鸣	765
阅读遗址[节选] / 祝勇	771
中国太监 / 余杰	782
马雅可夫斯基是怎样被神化的 / 蓝英年	789

一情感卷

感动百年

G A N D O N G B A I N I A N

怀念萧珊

巴金

—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珪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

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

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了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

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

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

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回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

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做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